

“我叫李二国” (报告文学)

□张金刚

“我叫李二国。”在阜平县很多乡村,当老乡们需要保险理赔时,就会看到一个人风风火火赶来自家门并快速处理问题。

初听李二国的名字,以为是个大男人,可一见面一打交道,不由得瞪圆了眼,原来是位在太行山深处土生土长的山妹子。

1995年从哈尔滨保险学校毕业后,李二国回到了那个虽然贫困却让她深爱,并愿为之奋斗一生的家乡阜平。2012年2月,走马上任中国人保财险阜平支公司经理,她一干就是12年。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状”“河北省文明单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一系列国家、省市级荣誉接踵而至,凝聚着阜平人保财险团队及经理李二国兢兢业业、披星戴月、务实苦干、团结奉献的辛勤与汗水。

农民心里两个“怕”

阜平是个拥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地方,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更是一块希望的土地。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革命战争年代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新时代,阜平一直是“先行之地”。然而,国家深度贫困地区的“帽子”,却死死地扣在老区人民头上几十年,压塌了他们的脊背,摧折了他们的信心。这一现实,李二国感同身受。共产党员的责任感、阜平人的致富梦,让她横下一条心,务必攻下这一城。

在脱贫攻坚的大潮中,怎么把握住时代脉搏,保险能做什么?李二国首先明确了一个思路:农民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政府倡导什么,我们就琢磨什么。根据阜平的地理特点和气候环境,县里明确了大力发展食用菌、高山林果、特色养殖等富民产业。跟着县里的思路,李二国带领她的团队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研,发现无论是搞种植还是搞养殖,农民心里都有两个“怕”,一怕自然灾害和疾病疫病,二怕价格波动。因为怕,所以不敢干。更有群众说:“不干,能吃一碗饭;干了,也许只能吃半碗。”

王林口镇东王林口村村民陈玉明,早些年在外做生意,日子红红火火。2014年初,看着有的乡亲养羊挣了钱,他拿出全部积蓄买了300只肉羊,开办养殖场。可没想到,因为没经验,羊运到就开始拉肚子,每天死掉十几只,不到半个月只剩下三分之一,赔了四五十万,不到半年就赔光了全部积蓄。陈玉明逢人就说:“千万别搞养殖,风险太大,百姓承受不起。”

针对阜平农业发展现状及农户的顾虑,李二国提出了“农业保险全覆盖”项目,既对种植养殖户进行雪、火、病、疫等灾害损失承保,也对因市场价格波动给农户或企业造成的种植养殖成本的损失进行承保,为农业发展兜住经营风险。

经过多方论证,承保费想得到当地多个部门的支持,且表示要“联动配合”。有政策、有支持、有目标,工作就有了力量。那段时间,李二国白天找领导,忙下乡;晚上做方案,写报告,会同上级公司逐步摸清制约农村发展、农业兴旺、

农民致富的棘手问题和现状。通过积极沟通政府和上级公司,“保险兜底”解决农户无法偿贷和经营亏损等重点问题的金融扶贫思路逐渐明晰。

人保五级公司对成本损失险进行了调研开发,并于2014年11月8日在阜平“落地”,拉开了扶贫农业保险全覆盖工作的序幕。阜平建成由县金融服务中心、乡金融工作部、村金融工作室构成的县、乡、村三级金融服务网络,覆盖全县所有乡镇、村。全国首创成本损失险获得2015年“全国农业保险创新奖”。

随后,李二国带领同事们不懈创新,摸索出“金融扶贫,保险先行”“政府+保险+银行+农户+企业”的“阜平模式”。成本损失保险、农产品质量责任险、“三农”保险……各类首创、独创险种覆盖了阜平主要种养产品,为乡亲们抵抗自然灾害、市场变化、意外伤害提供了保障。

随着“阜平模式”强势铺开,2016年6月,中国人保集团与阜平县政府签约,启动全国首个“政银保”金融扶贫项目,开创了“政府政策支持、保险融资支农、保险保障增信”的运行模式,拓宽了“阜平模式”的价值外延,使农户“生产有保险,创业有贷款,脱贫致富有保障”。

2017年5月,阜平“政银保”产业扶贫模式在河南全省18个地市全面复制推广。2019年,李二国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筑牢防返贫堤坝

2020年2月,阜平实现高质量脱贫,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如果说脱贫攻坚时期,人保财险阜平支公司主要是创造创新攻克难题,那么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他们的主攻方向就是迭代升级、品牌引领。

李二国与她的团队通过开展产品、模式、制度和功能创新,建立起全县防返贫风险兜底机制,激发群众以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致富的内生动力,确保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阜平人保依托数字化技术,大力加强科技赋能,加快数字经济建设,创新开发“智慧+保险+帮扶”防返贫信息平台,实现了扶贫、农业、住建、医保、人保财险等10个部门数据整合共享,将全县非建档立卡边缘户和非稳定脱贫户作为重点动态监测对象,利用技术手段和农户大数据分析,及时对监测对象作出“高、中、低”三级返贫预警,对存在返贫风险和致贫风险的重点人群实现了精准预警、精准核查、精准帮扶,筑牢群众防返贫堤坝。

同时,他们还积极探索了“保险+投资”服务模式,以险资直投的方式,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个人提供融资支持,实现产业企业、种粮大户、金融保险机构的合作共赢;推出了“保险+期货”服务模式,升级现有保险产品,推动其从“保成本”向“保价格、保收入”转变,通过保险行业与期货行业跨界合作,破解“市场风险大、保险兜底难”的价格指数产品开发瓶颈,推进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的市场化进程。



李二国(右)在核桃加工厂调研,与工人交谈。(资料片)

这些专业术语、金融模式,李二国讲得头头是道,“这套操作,你或许听不太懂,但最终目标,就是让企业和群众生产生活有保险,确保不返贫。我们还将立足阜平实际和群众需要,继续创新‘保险+’项目,持续推进乡村振兴试点工作,为保险支持乡村振兴创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子。”

“人民财产的靠山”

聂荣臻元帅曾说:“依靠人民,比山靠得住。”身为阜平革命老区的“人保人”,李二国心中有一个坚守:新时代务必要坚持“人民至上”,回馈人民,做“人民财产的靠山”。

“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的“阜平模式”看起来很美,但真正实施起来,却是难上加难,一波三折。最大的障碍是山里人不信保险。起初,阜平人保所有员工深入全县13个乡镇、209个行政村、1208个自然村,走村入户讲解政策,推介保险,虽屡屡碰壁,但他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办法总比困难多。

大枣种植是阜平的传统产业,但是要“靠天吃饭”,风险很大。有时候一到秋天,眼瞅着大枣要丰收了,却总是赶上连阴天,甚至风雨交加。枣农们眼睁睁看着大枣烂在地里,只能抹眼泪。

2015年夏天,李二国带着公司人员到了北果园镇下家峪村,同时也带来了独创的“大枣特色保险”,一家一户宣传。一亩枣树有400棵左右,保费36元,政府补贴21.6元,枣农自家只掏14.4元。如果遭灾,公司每棵树赔偿10元。

大山里的枣农没有听说过保险,看见李二国还穿着破了洞的牛仔裤更觉得不靠谱,连连门外赶。那段时间,李二国和同事们几乎泡在村里,挨家挨户摸底,终于在53岁的枣农杨金成那里打开了突破口。在反复宣传和劝说下,杨金成终于同意“用上保险”,可是真到掏钱的时候他又犹豫了,嘴里咕嘟着:“李经理,你总说这是政府鼓励的事,那县长、乡长为啥不来啊?你不会拿了钱就跑了?”

李二国微笑着耐心解释:“他们忙扶贫的事呢,您就放一百个心吧!”杨金成点点头,总算是信了这些人、这件事。之后,给枣树打药的时候,村里很多枣农讥讽

杨金成掏钱上保险,那就是冤大头。杨金成不爱听,气恼地说:“人啊,得接受新生事物。等我笑了,有你们哭的时候。”话虽说得硬气,他心里却一点不踏实。

果然让杨金成说着了,秋天枣红的时候,天阴得沉黑,又是雨水天气,雨点子噼里啪啦砸下来,把成熟的红枣浇得裂开了口子,红枣哗啦啦地坠地。瞅着腐烂的红枣,枣农们想着一年买农药、肥料的钱和雇人的工钱又打了水漂儿,都哭了。杨金成心里也难受得不行,庆幸自己上了中国人保的保险。可是,这保险靠谱吗?

杨金成嘀咕发愁的时候,李二国带着勘察员来到下家峪村,确认受损情况后,定价理赔款6800元。当将理赔赔款递给杨金成时,杨金成既惊喜又激动地说:“这可是救命钱啊!”杨金成得到6800元赔偿的事,立刻轰动了下家峪。第二年,下家峪村8000多亩枣树全部上了保险。

万事开头难。工作打开了局面,推进便顺风顺水。很快,“人保人”成了企业和群众的“贴心人”。

2023年7月29日,阜平发生特大暴雨灾害,造成严重损失。灾后,李二国带领她的团队本着“应省尽省、应简尽简”的原则,简化流程、手续,对农险现场快速查勘定损,第一时间将食用菌、玉米、大棚、农房等各类赔付款3455万元,送到了8000户受灾农户手中,最大程度将群众损失降到了最低。

12年来,像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李二国说:“能为百姓做点事,我们很幸福,很安心!”

李二国是一名长跑爱好者,她也鼓励员工开展体育运动,与他们一起报名参加马拉松赛事,借此排解工作压力,以更阳光健康的姿态投入到上山下乡、田间地头的工作常态,打造了一支“敢打必胜”的人保团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直是李二国的座右铭。如今,阜平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谱新篇。李二国正带领她的团队,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与老区乡亲们一道奋力奔跑!

人物

贾大山——热爱人民的作家

□袁学骏

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已经十年了。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第三部分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称道了鲁迅、柳青和贾大山三位现当代作家。对于贾大山,他满怀深情地说:“我在河北正定工作时结识的作家贾大山,也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他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悼念他。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忧国忧民的情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由此阐发“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

的确,贾大山生前始终热爱人民。他1942年9月出生于河北正定,1997年2月去世。在少年时代每逢过年,他就跟着父亲去给附近庙宇中的孤独老人送饺子,心灵中便植下一颗慈善的种子。上中学时,他参加学校宣传队演节目、变魔术,也热心于写诗写黑板报,历练着自己的公益精神。1964年到西营村当知青时,他得知一个妇女难产,便毫不犹豫地去了。他在村俱乐部连编带演,还要一遍遍地示范、辅导。一个姑娘总做不好就跪下台去哭,他便去劝导鼓励。有时排练中闹意见,他一生气就走了。过一会儿又回来说,快过年了,总要给百姓个乐头儿,要不心里的痒痒疙瘩解不开。他的幽默使大家都笑了,就继续排练起来。为了编新节目,贾大山常常夜以继日地苦熬。有一次,大山的四人知青伙食小组断了粮,他们就打赌,看谁饿的时间最长。大山饿了三天得了第一,却写出了小豫剧《劝队长》,上演时把一个因红卫兵捣乱摔椅子的队长唱哭了。又一个冬天夜晚创作京剧《红哨兵》时,不小心被炉火烧了棉衣和一截被子。他起身灭了火,干脆坐下来又写。天亮后村干部听说贾大山屋里失了火便赶来探望,未进门就听他在唱剧中的二黄导板“风雷吼,雨茫茫,心潮激荡……”他们一听顿时放心了,夸他是不耍命的心儿。贾大山苦中作乐,为村民们办了七年文艺演出,参加全县大汇演连连获奖。他是一颗徐光耀所说的“快乐的种子”,自己辛苦地快乐着,让村民们一起快乐着,这便是他最大的幸福。

贾大山热爱人民,忧国忧民,还表现在他回城之后,特别是1982年当上了县文化局长后被为爱惜人才。当他在汇演中发现几个青年富有表演才能时,便把他们调到文化馆来;为县剧团17个演员的“农转非”,他一次次为这些演员鼓与呼,终于在县里只有20多个指标的情况下,一下子为这批演员转了非。这是正定县剧团至今生存发展的重要一步,所以演员们在贾大山剧坛长逝后纷纷去吊唁这位恩人。忧患无元与忧国忧民是贾大山高尚品性中的两个方面。正如习近平在《忆大山》中所肯定的:“大山是一位党外民主人士,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称赞他被任命为文化局长后“毫不含糊”,上任伊始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为文化事业的发展“竭尽了全力”,各种文化设施的建设、文物修复和重建“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

习近平也肯定贾大山襟怀坦荡,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难的时候;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得更为强烈和独特”。贾大山在愤世嫉俗中始终保持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以“寸心不昧、万法皆明”为座右铭,来了朋友就领到家中亲自做饭招待。当群众中、干部中出现了矛盾纠纷,他便热心地进行调解,被称为“玉帛老人”。在辞去局长职务、担任政协专职副主席后,他便创办《社情民意》,把群众反映的或亲自调查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领导反映。贾大山的确一直在情感上、认知上和实践上“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着“人民的孺子牛”。

贾大山的人民情结、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当然表现在他的小说作品中。他1978年荣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取经》以及《乡风》《中秋节》《春暖花开的时候》等,就表现了农村基层干部群众顶住各种压力一往无前的务实精神,塑造了李黑牛、拐腿张、春生等民族脊梁式的人物形象。在《赵三勤》《控虎》《醒酒》中,欣然地描述了青少年浪子回头的成长过程。贾大山也如孙犁,善于描写女性。他在《小果》《花市》《定婚》《梁小青》《杜小香》《千姐》中刻画了一群崔道怡评价的“小酸枣儿”似的农村青年女性形象。他的“古城人物”中,描绘出一个古城善良老人的群像谱。

贾大山自言其小说创作的出发点是“弘扬真善美,清除假恶丑”。在表现人间真善美的同时,他始终不忘揭示各种社会弊端和人心中的痼疾。在成名的《取经》中就一面表现村支书李黑牛的务实精神和工作智慧,一面从王庄支书王清智身上揭露了“文革”的极左作风,并讽刺了干部中的“见风使舵”“风向标”行为。在《三识宋默林》《亡友印象》中旗帜鲜明地批判了“阶级斗争”对人的肉体和精神摧残,说明执行极左路线者也是受害者;《弯路》《劳姐》《分歧》中揭示出社会基层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之害;《村宴》《阴影》等又是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无情鞭挞。而《老路》《花生》则是揭示人性的扭曲程度之深;《俊姑娘》《枪声》等又挖掘了传统陋俗所造成的人间悲剧,张扬了现代性精神,呼唤着正常人性的回归。

贾大山生前从现实生活出发,用小说的形式充当着时代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歌者,也成为极左思想和一切过时观念的掘墓人。他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地工作、生活和业余创作,是热爱人民、忧国忧民的作家榜样。他的为人处世品格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

秦皇岛市抚宁区,是苍天特别眷顾的地方。

给了它优越的自然环境。抚宁位于东北连接华北的咽喉地带,处于渤海和燕山之间,是全国唯一同时拥有山、河、湖、海和长城的地方。

也让它有丰厚的文化底蕴。盛传民间的太平鼓,源远流长,被确定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喷呐与鼓钹同时演奏的鼓吹乐,传承千余年,在冀东和东三省久负盛名,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抚宁因此被国家有关部门授予“中国吹歌之乡”和“中国吹歌研究基地”双重殊荣。

还让它紧邻举世闻名的避暑胜地北戴河。那里有水天一色、白浪滔天的壮阔景色,而这里有重峦叠翠、千峰竞秀的旖旎风光。北戴河的海和抚宁的山交相辉映、珠联璧合,堪称旅游界的孪生兄弟。

我趁今年国庆假日,先游了北戴河看海,随即到抚宁看山。

抚宁城区一个公园里有座紫金山。山上林木茂盛、植被葱郁,堪称城中“绿肺”;山顶上有座“魁星阁”,曾建于康熙十二年,后废弃重建,如今阁中灯火彻夜闪亮,成为抚宁城的新地标。

抚宁城北十公里有座天马山,它以文字摩崖最为著名。在神奇险峻的山上,在几个横空巨石的幅面上,分别刻有“天马山”“山河一览”“天马行空”“带砺山河”“海天在目”等五幅字体苍劲的巨幅题刻,均出自明代将领之手。这山的文字摩崖是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上有“猴天望海”“旱船”“仙居洞府”等

随笔

苍天眷顾的地方

□刘克仁

景观,还有巧夺天工的“钟架”、神秘莫测的“铜井”。尤为令人敬仰的是“点将台”“戚公亭”和威风凛凛的戚继光石雕像。它联系着明代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戚继光的一段往事。戚继光于1567年被调往北方镇守蓟州,其间曾来天马山练兵和潜心著述。半山腰有个玄真观,他就在东耳房里写下《练兵纪实》和《纪效新书》,总结练兵、治械、阵法等实践经验,从此这儿成了佛教和道教并存且相得益彰的两种文化交融之地,也成了香火鼎盛和游人如织的旅游宝地。看过碑林、放生池、金光洞等景点之后,登上山顶,便见长城内外群山起伏、云深林密处流泉飞溅,令人心旷神怡乐不思返。

再说兔耳山,双峰尖耸,状如兔耳故名之。它是冀东名山,也是一部无声的历史典籍。因为抚宁扼东北、华北之“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为历代当权者所重视。明宣宗朱瞻基曾巡视兔耳山,清朝乾隆皇帝曾赋诗《兔耳峰》,有“兔耳峰头常罩云,果然玉笋矗巍峨”之句。

进入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抚宁区对兔耳山进行了全面规划和开发。“要致富,先修路”,他们沿着蜿蜒盘曲的山势修了一条长达十公里的公路。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抚宁天路”。

“抚宁天路”摇醒了昏睡多年的苍山,打开了百姓的致富之门。

这次来登“天路”,主动导游的是长住山间的一位热心且健谈的老人,名叫张立存。他说,兔耳山危石累卵山陡路险,过去来人很少,“天路”一修,越来越多的人才知道这里原来是个旅游胜地。

张立存老人说,早在明洪武年间抚宁知县娄大方曾赋诗描绘兔耳山:“形盘龙尾连沧海,势拱鳌头直接空,云覆寒潭晴作雨,霜凋老木夜生风”。观赏几个景点之后,觉得这首诗的描绘实在苍白无力。你看,到山上叫“了洼”的地方,可以看到先人们的生活遗址;到“空中草原”,便见繁花似锦、鱼逐流云;在“怪坡”,见

到车挂空挡,竟然由低处向坡上溜滑,惊见大自然的神奇;还有什么“河马戏龟”“猴王点兵”“雄狮啸天”“八王爷拜寿”等景点让人目不暇接。待到双峰并峙的“兔耳”眼前,烟岚云雾,松涛鹤鸣,宛若误入仙境。

“抚宁天路”不仅使兔耳山成为旅游休闲的胜境,更成了山民脱贫致富的“高速路”。这一带盛产桑葚、苹果、板栗、核桃等山货,过去却难以运出去。张立存讲了一个当地的故事。他说,一位农妇曾给她在远方工作且多年未归的儿子写过一封信介绍这里的变化。信中说,“母音传千里,穿进你心房。过去这儿山窝窝交通不便,收果的客商来了不仅压低收购价,还让把果品给送到山下。沟沟坎坎,磕磕绊绊,那年月你爹往山下送货成了没尾巴的驴呀。现在好了,天路一修,客商可以把车开到门前收购山货啦。乡里乡亲的都说现在咱们的山窝窝成了金窝窝很窝窝。咱们这儿峰峰都是景,坡坡都是树,样样都是财”。张立存老人讲完这个故事,激动地说:“我还瞎编过一首诗,给你念叨念叨。”他竟然像孩子似的手舞足蹈,高声吟咏道:“云笼兔耳山,古今有名传,唐王征东过,乾隆留诗篇,朝阳升碧海,紫气绕青山,兔耳山峰嫦娥望,最美莫如咱家乡。”